

| |
|------|
| □ 12 |
| 476 |
| 21 |



十三經注疏

毛詩十一

仁12
476
21

門 14
葉
卷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五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十五之一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藻音早鏞明老反樂音洛篇內唯注八音之樂一字音岳餘並一疏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同疏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樂故詩人君子觀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

詩疏十五之一

一

波
18
21

樂

國
國
國

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箋萬物至之禍。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興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
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頌符云反。王在在鎬豈樂飲酒。箋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懷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體同苦在反樂也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又七。疏。魚在在藻。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得性故能肥充有頌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

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反亦愷樂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爲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箋魚之至著見。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者物。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莘長貌。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流王在在鎬有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疏。那安至然安。正義曰那然爲安之狀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幽王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救本亦作叔侮亡甫反朝直遙反篇內。采菽五章章八句至皆同數色角反音朔為于偽反。疏。采菽五章章八句至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敬待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為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侯首章上二句是也。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為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為謀焉不然不為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為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徵之而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

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大子中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采菽采菽筐之筐之。與也菽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采菽采菽筐之筐之。所以菽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蔽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菴三牲牛羊豕豕以菴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錮羹故使采之。筐音匡管音舉莖亡報。君子來朝何錫反。蔽音微菴火郭反。錮音刑錮古衡反。君子來朝何錫

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乘繩證反。又何予之立褒及黼。立褒卷龍也。黼箋云及與也立褒衣而畫以卷龍也。黼謂緜衣也。下注車乘騶乘皆同。侯伯自驚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驚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衮古本反立衮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眷勉反。下同本又作衮黻音弗緜知里反本又作黻同。雉知反。鷩必滅。疏。采菽至及黼。毛以為言古之明王反冕也。毳尺鏡反。疏。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菴得菴菴則筐

女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馬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
而冕纁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纁冕
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
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失偶同耳裁以為衣寧裳舉黼
正是衮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
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
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
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即解之云王之
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案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
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
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為榮故詩人言王之
賜服唯用有文章者之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
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莒馬為韻也
齊沸檻泉言采其芹我齊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言
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齊
音必沸音弗檻泉銜覽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漏出也芹
巨斤反菹側魚反清。如字一音才性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齊

泂泂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泂泂動也嘒嘒
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
為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駟乘乘四馬而往此之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旂巨機反
泂匹弊反徐孚蓋反又芳計反嘒呼惠反駟七南反駟馬曰
駟音四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
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上音承
證反下。疏。齊沸至所屆。毛以為齊沸然者是正出之檻
音繩。○**疏**。齊沸至所屆。毛以為齊沸然者是正出之檻
待諸侯以與富有者是王使人於此水采其芹菜以為菹以
取其財貨以與富者為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
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旂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節
泂泂然動得宜其車馬駕鈴之聲又嘒然鳴中節至於將
朝王於是親自駟駟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菹為菹
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迎之既朝王則駟駟而見之是
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之極也。正義曰以齊沸連檻泉
唯以不與為異。傳齊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齊沸連檻泉
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義曰以齊沸連檻泉
泉從下上出曰漏泉此章毛傳與事不明正出漏出也李巡曰水

詩卷十五之一

五

此必為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
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
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為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為
毛說焉。箋芹菜至鴈醢。正義曰上章菽萁美則此芹亦
食之故知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潔清不謂非泉
言不潔也。周禮芹菹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免醢筍
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潔清
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箋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
采其芹為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旂亦為我明王故云王使迎
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
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
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
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
可知。案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
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天子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
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畧曰天子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
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職曰天子諸侯入王則逆勞
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
所以為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

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
而往迎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駟乘馬
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駟載駟故知非
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送逆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
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
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節君子
其可尊而今王。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
不尊故刺之。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
所予。諸侯赤芾邪幅幅也。所以自備束也。紆緩也。箋云
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
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行膝也。備束其脛自足至膝故
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備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天
子以是故賜予之。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
紆音紆予音與偏彼力反大音泰鞞音必廣光曠。樂只君
反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膝徒登反解古賣反。樂只君
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言是也。古者天子

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備束如
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
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蒂幅說諸侯服之而來
非天子賜以蒂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蒂幅隨之要此
據諸侯自服為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備束如此蒂幅之
服束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
自備束矣○箋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
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
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祇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
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祇是神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
辭故知申之者神也祭統曰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
故言所謂繫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
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
如是以刺維柞之枝其葉蓬蓬也蓬蓬盛貌箋云此與
今王不然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為興者柞之葉新
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為興者柞之葉新
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柞子洛反
又音昨木名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步公反注同。

萬福攸同殿鎮也。殿多見反注同。平平左右亦是

率從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率從也。連屬之國亦循順之。

便便云閉雅之貌。疏維柞至率從也。正義曰言維柞木

新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

祖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絕由其

諸諸侯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

侯侯之有賢才者乃平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

此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

諸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天子

之之國也故刺之。傳蓬蓬盛貌。正義曰述柞葉而言蓬蓬

故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為同也。箋此興至

者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

樂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

祖祖故云柞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

以其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為興者由柞葉

新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

生落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為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為義，故取柞為興，亦然也。傳殿鎮。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諸侯為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辯治，服虔云：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是貌狀也。箋：諸侯至循順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為貴，故特舉賢而不言。不謂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此同也。汎汎楊舟，紼纜維之。紼，紼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汎汎，紼音弗，爾雅云：紼，紼也。紼音律，纜力馳反。韓詩云：紼也。紼音才，各反。紼如誰反。樂只

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

反膺頻尸反。韓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戾至也。箋云：戾止詩作臚，注同。汎汎至戾矣。毛以為汎汎然浮於亦優游自安止於。疏：水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繫而

是言思不出其位。疏：水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與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之。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之。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與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傳：紼，紼也。紼音才，各反。紼如誰反。樂只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紼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

木屐竹爲大索然則縛訓爲緯綽是大繩繙訓爲綏綏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縛弗也與爾雅不同。箋楊木至禮法。○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縛喻禮法也舟人以縛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傳葵揆。○正義曰釋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箋戾止至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

好呼報反

疏。○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

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微之故父兄作此角弓

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爲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駢駢角弓**翻其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爲驕如鬢如髦也**駢駢**角弓翻其反矣。○興也駢駢調利也不善細榮巧用則翻然而反箋云。○駢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音火全反翻匹然反。○繼息列反弓秘也榮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疏**。○駢駢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若不善置細榮而巧用之則翻然而其體反房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傳駢駢至而反。○正義曰駢駢文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利也既已調利復云翻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繼榮巧用翻然而則反矣

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施則體反若不細察則不復任也藥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藥中此弓已調利而言藥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藥細即繩滕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藥義為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待。箋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并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傲戶教反。疏箋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傲之故知汝幽王也上章胥為相此章胥為皆者胥相皆並釋詰文也上以王於族親

故為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為皆觀文之勢而為訓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喻羊。疏。此令至為喻。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主反。疏。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箋云良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徙居一處怨恚之。處昌慮反恚一瑞反。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此周身愈危箋云斯此也。比。疏。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毗志反鄙爭爭鬪之爭。疏。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於己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不能反之於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

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已斯，亡以此二事而至此以亡也。箋民之至怨，志。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己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怨之，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志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傳：爵祿至愈危。以正義曰：由爵不讓，彼而為彼所怨，是以禍及於己。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己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校能受之，而當先人後己。故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命羣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命羣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讓。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并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為阿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黨少也。為鄙耻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名愈益辱也。以鄙爭可耻，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己，而危他人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己，故身危也。然則求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

以類。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之。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駒音拘，孩本作咳。戶才反，許慎云：小兒笑也。釋音：稚如。

食宜饘如酌孔取。饘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謂度其。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饘於據反，徐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疏：老

娶令力呈反，飲於鳩反。度待洛反，勝音升，量音亮。疏：馬。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怨言老馬，反為駒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為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為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怨，故天下微之。皆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傳已老至慢之。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其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箋王如至之禮。正義曰王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宜備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比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卽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爲凡器之孔。老子云。母教狝升。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爲孔也。母教狝升。木如塗塗附。狝狝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母禁狝之性善。善者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微美也。箋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至與屬。○毛以爲上言小人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狝狝之性善。登木令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何不教之乎。鄭唯以附爲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傳狝狝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櫻。長臂者爲援。也。陸機疏云。狝狝猴。胡獼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教獼猴也。是木也。如以塗之必著。○箋母禁至則進。○正義曰。說文云。母止之也。從女象。有�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母。故母爲禁。辭以狝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趾者。故爲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也。以

詩疏十五之二

三

疏

教母

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
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其樂善故言毋為禁止
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為禁止
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孫
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何為禁之而云母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濼濼見
覓曰消 覓曰消 覓曰消 覓曰消 覓曰消 覓曰消 覓曰消 覓曰消 覓曰消 覓曰消
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喻小人雖多王若
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教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喻小人雖多王若
徐符彪反又方苗反雪盛貌見如字付反注及下同濼符嬌反
免反云職見日出也覓乃見反曰音越下同韓詩作職音於
同始見賢通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箋云莫無也遺讀
反又如字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曰隨式用也婁斂
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
人而後己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下遐嫁反注卑
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力往反數
也徐云鄭音樓斂也兩雅云哀鳩樓聚也沈力俱反
雨雪至婁驕○毛以為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天
之雨下此雪雖濼濼然而盛至於見天覓然之日氣人皆稱

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與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
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
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為
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處
數為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為異言小人居處
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
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
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為義○傳覓日氣○正
義曰說文云覓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
也序又從日故知覓是日氣也○箋兩雪至教之○正義曰
以日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
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
消釋矣以濼濼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
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
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
論語曰子為政焉用殺而誅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
賞有罰天下喜王為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精深有樂
善之意耳非即盡誅滅之也此上成猱升木之精深有樂
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乎○箋遺讀至過者○
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

詩流十五之二

古

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敘聚也俱訓為聚則
義得通故云婁敘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
其驕慢之過為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為傳但毛
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為數乃常訓也故別為毛說焉
浮浮見睨曰流浮浮猶漉漉也如蠻如髦我是用
憂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
能變化之我用以為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
等有八國從焉髦音毛尋毛鄭之
疏如蠻至用憂
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行下孟反
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為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
由此以刺之也傳蠻南蠻髦夷髦○正義曰兩雅入蠻在
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髦雖在西夷
搃名也箋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此之是西夷之
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
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髦故知在
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
人是西方也彼髦
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菀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

朝直遙反**疏**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三章
篇內同

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以上二章次二句為暴虐
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搃

三章之義也**有苑者柳不尚息焉**
義也苑茂木也箋云尚庶
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

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甚**

蹈無自暱焉
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
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

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蹈
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徐又乃吉反**俾予**

靖之後予極焉
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
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

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
事也。俾必爾反本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棘。疏有
至極焉。毛以為有苑然者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
豈不庶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息。以與有道德茂
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
由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上帝之若甚變動
而無心不恒。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
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不任已。以事言王之動。輒加我
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
罪。我所以不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
者。以王暴逆故。誅之。于天言上帝乎。幽王行其暴虐。不可
朝事。甚使人心。中掉傷。我是以無得從。而逝之。由王為惡。故
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留我有
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
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也。箋尚庶至不然。我
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
也。以行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顯朝於有德。故以茂喻
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傳蹈動
懼近。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
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

王矣。暱近釋。詰文毛於下。章瘵焉。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
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箋蹈
讀至之意。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
其蹈為惡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蹈履則非惡
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詆其不可朝事。故云釋已。所以
以上帝為天。而誅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已。所以
不朝之意。傳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詰文。此言王不可
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
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
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詰文。極誅釋言。文以
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務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
故。言假使我朝。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
誅放我也。以凶務之文。與此相類。故事王信讒。反
不尚惕焉。惕息也。惕。欺。上帝甚蹈無自瘵焉。瘵。病
云。瘵。接也。瘵。反。音際。俾予靖之後。予邁焉。箋云。邁。行也。行
側。界。反。鄭音際。瘵。瘵。接也。正義曰。毛依釋詰云。瘵。病也。鄭以上
日。予。將。疏。瘵。瘵。接也。正義曰。毛依釋詰云。瘵。病也。鄭以上
行之。疏。瘵。瘵。接也。正義曰。毛依釋詰云。瘵。病也。鄭以上

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子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于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故引證。有鳥高飛亦傳于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子。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屈。傳音附。曷子靖之居以凶。矜曷害矜危也。箋云。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疏。有鳥至凶。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世反。矜。有鳥至凶。爲鳥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即使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異餘同。傳曷害。正義曰。傳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澣害否皆爲何也。箋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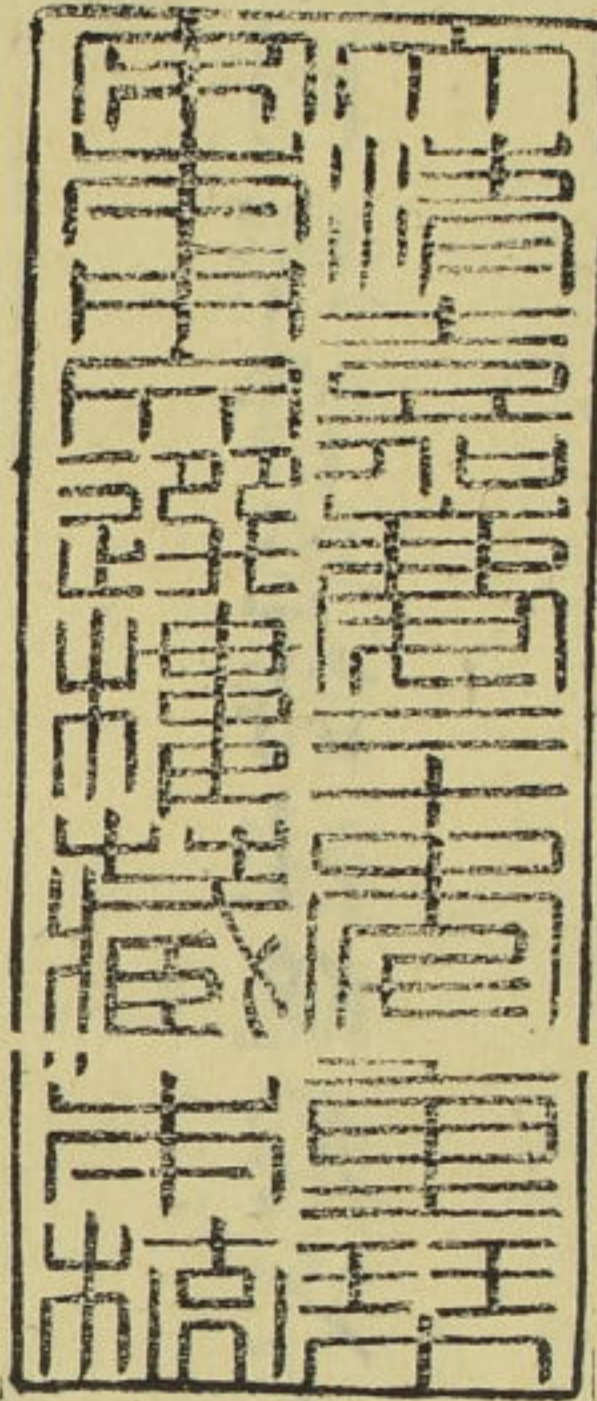
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卽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是四裔之文。卽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苑柳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一





黃中模彙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五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魚藻

有那其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那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或與商頌同見彼下

○采菽

數徵會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數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

采其葉以爲藿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采其葉以爲藿釋文以爲藿作音段玉裁云藿當

是芼

王饗賓客有生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生俎作牛考文古本同案生字誤也正義可

證

傳解言大牢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傳解二字當誤倒是也

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諸衍字是也

是服同賜之矣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下當有車字

絺衣粉米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刺誤衣是也

裁以為衣舉袞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裁當或字誤是也

諸侯將朝于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

字下屬考正義云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駮乘四馬而往迎之是正義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與一讀同也

不知以與車服賞賜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上章菽苳美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羹誤美是也

箔菹鴈醢明監本毛本落誤箔闕本不誤。按康成以前正作落菹

邪幅幅偃也所以自偃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偃也

名曰偃者所以自偃束也是其本作邪幅偃也偃所以自偃束也各本皆誤

俱尊祭服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俱當但字誤是也

此則由神所祐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所疑所字譌是也

落君常有賢也補毛本落作其案其字是也

優哉游哉明監本優誤優各本皆不誤

李巡曰韡竹為索闕本明監本毛本韡誤絳案依此正義引爾雅并注皆當作韡今作絳者

乃依此傳改耳

○角弓

騂騂調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利誤和正義中字同釋文騂騂下云調

詩卷十五

七

利也本亦或誤今正詳後考證

則以親親之望易以

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以下有成怨二字案此十行本誤脫

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房誤房是也

翩然而則反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則字當在翩字上浦鏗云譌在下是也

閉謂之骨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閉當作因形近之譌

綽綽有裕

毛本裕誤裕明監本以上皆不誤餘同此

至于已斯亡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已作已案已字是也音紀正義云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亡可證坊記引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亡己是鄭義自作已也已誤作已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考六經正誤則宋時固然唐石經二字無誤者餘同此

此又申而成之

補案成當戒字之譌毛本正作戒

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可下浦鏗云疑脫不字是也

而孩童慢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孩本作咳戶才反考正義云此言咳童慢之是其本作咳也

如食宜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宜如字本作儀注同正義本是宜字

老子所謂埏埴以為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禮當孔字誤埏誤埴是也

又若一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禮當孔字誤是也因禮作禮而致譌耳

若教使其為之必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之字必下有能字案相臺本誤

也沿革例云依疏增一能字考此正義云必能登本矣乃自為文非其本注有能字也下箋云其注亦必也二必字

義同正義引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又云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云必也皆可證沿革例讀正義誤耳

無得教猱之升不若教之升木

補案不當作木屬上句讀毛本不誤

猱彌猴也

補考陸疏彌作彌毛本亦作彌彌字省齒也

故樂記注云猿獼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後當作

字而不復言其字異義同者於所易知例如此也今每

有為人因經注不見其字而改去者此其比矣

必是物之蹉者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蹉當作澀誤

序又從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序當字字誤是也

此上成錄升木之事

補毛本成作戒案戒字是也

如西方我髦

補案我當是夷之譌傳髦夷髦也可證

○苑柳

苑茂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苑柳下云木茂也是其本作木茂正義本今無可考

似諸侯之顯朝於有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顯作願案所改是也

箋云療接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療字案無者誤也。按箋即際之假借也不言

讀為際者省文也

春秋傳曰予將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予作子案予字誤也。補案正義予

將行之者同

子南游楚之子

補案子當作字毛本同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二

四七

毛詩注疏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

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

見古人也

服謂冠弁衣常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

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長張丈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下注同倡率色類反朝夕直

遙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

反疏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

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

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為

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

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

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敘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

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

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
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即亦刺王
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
能使下民一體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
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
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
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摠敘五章之義民者兼
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傳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
首衣裳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
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摠謂在首者冕弁之類皆在其中
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玄冠為冠弁對其餘弁
冕而立名非摠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
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上倡率
者謂為官倡導帥領之人即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雖上
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眾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
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
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
間暇之處宜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
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不改之

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其非服也壹彼
者齊一之義故為專也同也言專為一行服色齊同也彼

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彼彼明王也箋

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土行者冬則衣狐裘
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
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出如字士行下孟行

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初賣反又如字。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 周忠信也箋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

瞻望而法倣之又疾今不。疏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
然。望如字協韻音亡。也定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
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之都

邑以駭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
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土行者非爵為士
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
上必有裼衣故知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
黃衣則狐裘大裼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裼之裘則
是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

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
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
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
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
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
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非同於常祭其實為
輕又不衣褐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褐
注云質畧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
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
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
貉徒捕貉以自為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
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
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
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于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黃
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
褐故此狐裘亦不褐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
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
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
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

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摠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
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為行故
經以此為文次也。箋都人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
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所法倣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
不遺才者深識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
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三章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
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
為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
逸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
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本
亦作。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
扶。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
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綢直留反密
也致直置反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降殺所界反又所側反。士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
見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疏言彼都至不說。正義曰
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說音悅。言彼明王之時都邑之

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為笠縹布為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今由此我心不歡說而憂心思古也。傳臺所至布冠。正義曰臺草名可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縹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箋以臺至且節。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摠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笠縹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縹之冠而儉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縹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儉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儉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儉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縹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

縹則縹亦得為紵帛何知非紵帛為玄冠而言縹布者以縹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此言縹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縹布冠頊項注云縹布冠無弁者著頊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縹亦由固頊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頊象之所生也是縹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縹布冠制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縹布之意故雖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傳密直如髮。正義曰傳變網言密則以網為密也網者縹之故為密也。箋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彼都人士充耳琇瑱。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為作降。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正也。箋云言讀為姑尹氏見反。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我不見兮。札法。吉毛如字鄭讀為姑其吉反又其乙反。我不見兮我心苑結。箋云苑猶屈也積也。苑。疏。毛以為言彼明

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所
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
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茫然槃屈如繩索
之為結矣。鄭唯尹姑為異餘同。傳琇美石。正義曰洪
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
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
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
耳義當然也洪與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
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
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
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各故俱言琇也。傳尹正。正義
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箋吉
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
尹既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
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
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
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
姑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
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
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

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孫毓
云尹氏姑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思古之人則所言
皆斥明王之時不**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
得以衰世為難矣。髮如蠶。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蠶厲也蠶必
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帝音帶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
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同蠶勅邁反又勅界反蠶蟲也通俗
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蠨蠨音虛伐反蠨薄寒反蠨音釋本
又作蠶呼莫反捷其言反又音虞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
反一音其蹇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箋云言亦我也邁行
反上時掌反。飾心思之欲從之言行已。疏。彼都至之邁。毛以為言彼
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疏。彼都至之邁。毛以為言彼
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
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
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
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
鄭唯以垂帶如蠶裂為異餘同。傳厲帶之垂者。正義曰
毛以言垂帶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

帶之垂者。箋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蠶將外物以
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蠶已
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蠶厲
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為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
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緇。有飾緣之則
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實同
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下名之
為裂。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
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
言蠶尾有毒也。故以爲蠶。蠶其末尾。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
卷然也。禮斂髮無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斂之。不使有餘
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
本捷下皆無然字。箋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
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
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
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
卷之髮則有旃。旃揚也。箋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
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旃也。旃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
枝旃揚起也。旃音餘揚也。我不見兮云何旣矣。旣云

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疏。匪伊至旣矣。正義曰此承上
已病也。旣喜俱反。疏。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
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
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爲
病爲事之次也。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君于行

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疏。采綠四
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思息嗣反下皆同。疏。章章四
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
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爲
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
思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
刺之。箋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
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
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閱。終朝采
而欲從之語爲非。故作者陳其事而自見也。終朝采
綠不盈一掬。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掬。箋云綠
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

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芻弓六反注本。予髮曲局薄。

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箋云言我也。禮婦

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局其玉。疏。終朝至歸沐。○

反卷音權。下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疏。毛以為言人有

終朝采此綠葉而不能滿其一芻。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

故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為我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

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

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

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唯婦人身自采綠

不興為異餘同。○傳興也。至日芻。○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

在外故以為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芻物必用

兩手故曰兩手曰芻。○箋。綠至於事。○正義曰。綠若難得不

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

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箋。禮婦

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在夫家當筭此象

骨之筭。今曲卷其法。則去其筭而不用。是憂思深也。此訓言

為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前衣蔽

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前衣蔽

之襜。箋云藍染草也。○藍。虛談反。沈。五日為期。六日不

力。甘反。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猶不至。是以憂。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思。○詹音占。○疏。二句言婦人五日。而不至。尚以為恨。今日月

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為賦也。自與前

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鄭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

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

而不至。是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傳。衣蔽前謂之襜。

○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箋。藍染草

。○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

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

云。妾雖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

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

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

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

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

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

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

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弟兩而御則三日
次兩勝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侯
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
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而御於王凡羣妃
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
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二夫人當一夕
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
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
鄭差後宮之數為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
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
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
其盛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
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始婦從卑者起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
亦望前夫早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三人進望後亦如之以此
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
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箋婦人至憂思
○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
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日為喻五日六月者五月之日六月之
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傳云五日六月者五月之日六月之

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
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之子于狩言載其弓
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手
從之為之韋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怨曠自恨
初行時不然○狩尺救反韋勅亮反也沈治亮反本亦作
鬯釣音弔綸音倫繫音灼亦作故○**疏**之子至之繩○正義
同與音餘下同為于偽反下同○**疏**曰婦人既思夫不見
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于之夫往符與
我當與之韋其弓謂射說與之弛弓納于囊中也與之作繩
往釣與我當與之綸謂射說與之弛弓納于囊中也與之作繩
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而○**疏**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
謂繫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
謂之繩經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其釣維何維魴及鱣**
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其釣維何維魴及鱣**
箋云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
其多者耳其眾雜魚乃眾多矣○魴音防鱣音至觀
音敘觀古玩反注同韓詩作觀技其綺反○**疏**者○正義

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手
從之為之韋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怨曠自恨
初行時不然○狩尺救反韋勅亮反也沈治亮反本亦作
鬯釣音弔綸音倫繫音灼亦作故○**疏**之子至之繩○正義
同與音餘下同為于偽反下同○**疏**曰婦人既思夫不見
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于之夫往符與
我當與之韋其弓謂射說與之弛弓納于囊中也與之作繩
往釣與我當與之綸謂射說與之弛弓納于囊中也與之作繩
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而○**疏**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
謂繫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
謂之繩經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其釣維何維魴及鱣**
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其釣維何維魴及鱣**
箋云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
其多者耳其眾雜魚乃眾多矣○魴音防鱣音至觀
音敘觀古玩反注同韓詩作觀技其綺反○**疏**者○正義

詩經卷之五之三

八

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偏
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
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

伯之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

及下疏者黍苗五章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

同疏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膏澤潤及天下

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眾臣之廢職由君

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

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殺

君臣五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

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

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

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

伯時為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

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二

伯以兼卿士耳箋陳宣至事業正義曰召伯之為卿士

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

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與也芄芄長大貌箋云與者喻

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

芄浦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悠悠行貌箋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

將徒役一本作將將師旅來音賚說音悅又始說反疏芄芄

之正義曰言芄芄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

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眾

人也此眾人之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

以黍苗之仰膏雨猶眾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

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

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
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
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
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閱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
集蓋云歸哉謂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
專訖而勞之○
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
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役有負任者有輦輦者有將車者有牽
今王使民行役會無休止時○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
典反輦音運輓音晚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上言南行
傍薄浪反為于偽反疏為摠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
行其轉運謂有負任者我輦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
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廢
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
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祀
記祀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為發端而

其上歷陳四事故為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輦車牛
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
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故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
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任之皆
為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
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
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罪隸牽傍之在前日牽在
旁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日牽在
車中故別率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外不在輦
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率傍在輦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
非封國要率傍亦在輦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
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罪隸之
方參之知牛為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反以刺今我
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略焉○我
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徒行者御
旅者箋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眾行其士卒有步行
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士卒尊忽。疏。傳徒行至旅者。正
反一本作士。眾從才用反下同。疏。義曰。傳亦見四事別
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
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
以徒為犖者也。此上我輩異章。故知徒行也。箋召伯至旅
御。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眾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
御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
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
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
故同嘉好。蕭蕭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
之事也。謝邑也。箋云。蕭蕭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征行
之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日清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
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治
直吏反。下同。疏。傳土治至曰清。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
相息亮反。疏。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

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疏。

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
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隰桑有

阿其葉有難。

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
盛可以庇廕。人與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
德也。正以隰桑與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

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難乃多。既見君子其樂如

何。箋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疏。隰桑至如何。

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其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
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與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

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庇蔭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為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然至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箋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莖柳云不尚息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為喻故與在野君子有覆養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為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此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萋楚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濕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沃沃柔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

有幽幽黑色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

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膠音交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

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疏箋孔子至忠焉能勿誨乎○臧鄭子郎反王才郎反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

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

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襄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華音花取七與反孽魚列反為子偽反適

音疏 白華入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
取申女以爲后後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
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微之皆以妾爲妻以支庶之
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亂皆幽后
所致故周人爲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申后之黜幽后
所爲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
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主刺后也
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爲后則得在三年
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入章皆言王遠
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
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
至正故正義曰欲明中爲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褒人
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
姓爲字也以申褒皆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
明褒姒矣孽者藁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藁以適子比根幹
庶子比支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
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栻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
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爲庶子之所

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爲妻耳并
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爲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
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又
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爲下
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己不正
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
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菅箋云白華野菅也白
茅菅之茅比於白華爲
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束之茅比於白華爲
脆與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
褒姒爲孽將至滅國○菅音奸漚烏候反柔也忍音
刃脆七歲反又音毳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 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 箋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我獨也王之遠外
子曰獨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奔申○遠于願反下注遠
善同又如字注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又反譜側鳩反咎
音疏 白華至獨兮○毛以爲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
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繫白相束而成用與婦
人有德已納以爲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禮
相與而成嘉祀者即端成紮白之謂今之子幽王遠外我申

詩流十五之三

七

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是不以絜白恩禮
相申東使已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漚
為菅柔韌中用兮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
則脆而不可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兮
何為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妬而將滅國也
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弃韌菅故以為喻餘同。傳
白華至為菅。正義曰白華野菅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
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
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
以與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
或然。箋白華至滅國。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
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為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
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
雖比菅為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是茅可以為索與者以善惡相比為喻耳。箋之子至奔申
。正義曰遠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即連言獨故以
不復答耦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譖申
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
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
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為獨也

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
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之茅使與
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
使申后見黜。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
天步艱難之子
不猶 步行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
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哀有二龍之妖卜藏其
筵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龍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
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
夏戶雅反漿土其反洙也又尸醫反爾雅云
祭盃也盃音鹿龍音元嬖補悌反又必計反
為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菅茅申束之義故因言菅茅之蒙
養英英然者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
是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菅茅
天何為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
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為英英之白雲降露
潤養彼可以為菅之白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
妖氣生彼可以為后之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
以惑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為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
卅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
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傳英英

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為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者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覆養。巨細皆潤之，故管茅悉蒙養也。○箋：白雲至見黜。○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管，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傳：步行猶可。○正義曰：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毛說。○箋：天行至褒姒。○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為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言：天行艱難，則非所能拒，而令王圖其變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妖，以滅周改脩德行，則可妖變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夭期，要忠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

是宣王闕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何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幃而謀之，化為玄龍，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筭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有故，懼而弃之，為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先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其處曰：同二君。二先君也。蔡龍所添，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幃，幃謹呼也。龍或為蜺，蜺蜺也。毀齒曰亂，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彘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為蜺，蜺蜺也。以其言未故，為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流彘之歲，為其立十一年，而生其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為其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

詩流十五之三

左

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妖異故不與人
澎池北流浸彼稻田 澎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道同
於申后澎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澎符彪無恩意皮休二反浸于鳩反字亦作寢殖市力反鎬戶老反
嘯歌 傷懷念彼碩人 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音嘯本亦作嘯妖古卯反
疏 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所親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水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晏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汗下引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為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箋碩大至念之。正

義曰以此嘯傷而思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
樵彼桑薪 念之而勞心毛旣不為之傳意當與鄭同
印烘于熤 印我烘燎也熤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樵但焦反印五綱反烘火東反徐又音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熤市林反燎音了又力弔力召二反焮音恚又巨弭反郭云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頰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烏攜二反焮昌垂反注同饗於恭反饗尺志反爨七亂反食音嗣焮音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照卑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
疏 樵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熤竈失其所也與幽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熤竈失其所也與幽王媵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為后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而已申女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姒言彼妖
詩疏十五之二 其

大之人褒劾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烘燎至養人。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烘也。舍人曰烘。燧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燧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上亦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為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箋人之樵取至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獲薪也。此以燎燧為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饗饋之。爨以煮肉。饗以炊飯。雙言之也。爨肉亦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為美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為后。得以養人為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為喻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外箋云王失禮於外。而欲外人不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念子慄慄。我邁邁。邁邁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言。慄慄。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邁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孚吠反。又孚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

慄視我邁邁

念子慄慄。我邁邁。邁邁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外箋云王失禮於外。而欲外人不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

念子慄

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下同。疏。鼓鍾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鍾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也。以與王既廢黜。其于宮內。其化必流于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傲。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念子。幽王之惡。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憫。何為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悅其所言乎。箋此言至所言之。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然邁邁。非說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有鶯在梁。有鶴在林。鶯者。鶯也。箋云鶯也。鶴也。皆以魚為美。而反在林。與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鶯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秃吐木反。繫音結。餒奴罪反。近附。近之。近。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疏。有鶯至我心。正義曰有鶯。鶯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鶯。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鶯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鶯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繫白而反在林。中。以魚為美食。鶯之性貪惡。褒姒之身。在於寵位。有甲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后為尊貴。褒姒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

在梁有鶴在林

食鶯也。鶯者。鶯也。箋云鶯也。鶴也。皆以魚為美。而反在林。與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鶯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秃吐木反。繫音結。餒奴罪反。近附。近之。近。維。

彼碩人實勞我心

疏。有鶯至我心。正義曰有鶯。鶯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鶯。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鶯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鶯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繫白而反在林。中。以魚為美食。鶯之性貪惡。褒姒之身。在於寵位。有甲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后為尊貴。褒姒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

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人
實勞亂我之心曲矣。箋鶯也至遠善。正義曰此舉二鳥
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鶯實惡鳥以
與衰頹今鶯言梁鶴言林是舉鶯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
故知皆以魚為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
養衰頹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之故又
以正遠言之猶梁。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
林非一處者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
右掩左也鳥之鳴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
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別彼
列反下段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箋云良善也王無荅耦
嫁反下同。志令我怨曠。鴛鴦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
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
好以成匹耦以與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
義故能禮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
夫婦乎之子幽王反無荅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二
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今我申后怨曠失鴛鴦斂翼
相下之義也。箋斂左至家道。正義曰言斂其左翼是左

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
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鳥文也此經載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
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辨其
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下女之
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兌上咸為夫婦之卦
其象曰止而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扁扁乘石貌王乘車
說男下女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履石箋云王后出入
之禮與王同行登車以履石申后始時亦。之子之遠
然今也黜而卑賤。扁邊顯反又必淺反。之子之遠
俾我疢兮。疢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疏有扁至
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
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
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傷也。傳扁扁至履石。正義曰
后欲使我申后因病兮故傷之。傳扁扁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
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
故謂此石為乘石上履石之貌扁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
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
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

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卽此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二

泰監盧氏
同同校定

白華之詩
其意深矣
不可不察
其言精微
不可不究

黃中栻葉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五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都人士

無隆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隆作降釋文云俗本作降

士女淫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慾當作恣

則草苴野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此當有脫字

琇美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我不見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考文古本作弗采釋文但在我心苑結下未明屬何章也

我心苑結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苑於粉反羣經音辨苑積也詩我心苑結

正義云我心爲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爲結矣又云後更苑結標起也云至苑結是其本亦作苑十行本正義中作苑不

誤苑結卽素冠之蘊結以苑字爲是考文古本作苑采釋文正義

則與諸侯之同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同名當作名同誤倒也

○采綠

妾雖年未滿五十明監本毛本年下衍老字閩本剗入案此正義不備引也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人剗添者二字此當云文御八十一當九夕世婦二十七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正義引鄭注如此所剗添者皆非

婦從夫故月紀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故恐放誤是也

謂繫於釣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繫下有繩字案所補是也

○黍苗

將徒南行補小字本相臺本徒下並有役字案釋文云一本作將師旅正義本當是徒役

營謝轉餽之役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餽音運奉又作運正義云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

謝邑轉運之役也是其本作運依此大東箋有轉餽其本與此當同正義中亦是運字今本後人改也考文古本作運采釋文正義

以表其名自別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各當各字誤是也下以其所司各異十行本誤與此同

又以罪隸之方參之補方各本皆作文案文字是也

故故略焉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下故字當作箋輒刪者非

○濕桑

盡心以事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考文古本有偶合也

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位下有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

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案山井鼎云宋板脫此廿八字非也此不當有

枝條其阿然而長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甚形近之譌下則甚難然十行本誤

同

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長下文可證

中心藏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藏作臧案釋文云臧之鄭子郎反善也王才郎反是唐石

經依鄭義磨改也羣經音辨艸部云藏善也鄭康成讀宋時釋文舊本新本不同賈所見本字或作藏故云然考鄭訓善自當不從艸而藏字在說文新附即王義亦未必不仍為臧有艸者非也考文古本作臧采釋文

○白華

庶子比支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孽當作孽下支孽同是也

母愛者子伯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服當作抱矣二字此未論伯服也伯服在下不知者

所誤改也

任妃后之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任妃后一本作任王后正義本無可考考文古本作妃后倒

誤也

白華野菅釋草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文誤云是也

亦是茅之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作菅案菅字誤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之

其實茅亦不可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非形近之譌

後襄人有獻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獻作獄考文古本同案獄字是也正義可證

蔡龍所沐

閩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吐字案所補是也

妖大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妖於驕反正義云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為妖大之人簡兮正

寺流古之三交勅記

三

義所引亦可證釋文本是較大之人較古耶反云本又作妖今各本釋文皆互誤毛居正易之是也此箋文承上箋故言其妖大無取姦義當以正義本為長

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申后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注云未燃則樵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燃下有日樵二字案所補非也此正義不備引

故知宜襄儲之爨閩本明監本毛本宜下有炊字案所補非也

念子燥燥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燥燥七感反說文七例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正義云慘慘然欲諫正之是正義本作慘慘也考釋文於正月北山抑皆云慘慘七感反北山又云字亦作燥月出云慘七感反所以與此詳略互見也五經文字云燥千到反見詩乃依此釋文而定其字當用燥也月出正月即三篇皆作燥乃得韻考文古本作慘采正義釋文

以其有褒姒之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與形近之譌

烏之雌雄不可別者小字本相臺本者誤也案釋文以不別作首是其本無可字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以翼知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知之二字衍非也二字爾雅本無正義所添耳考文古本依以改箋則更誤

其行登車以履石小字本同相臺本以作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字是也

今也黜而卑賤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見考文古本同案見字是也

俾我疵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疵作痕案疵字是也見無將大車

即此詩有扁斯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即當作引形近之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四

國朝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

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

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調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

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縣蠻而延反下如

字飲食上於鳩反下音嗣篇內皆同

注如字介音界賤之臣所瞻市豔反

蠻詩者周之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

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

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

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

昏亂所致故作是縣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為已困

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

賤敘其為亂之意於經為揔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

不肯飲食教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

詩疏十五之三

一

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為二散則相兼故略
之以便文。箋微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臣之微賤者
唯士為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
為大臣。故知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
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
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以士之
祿薄或因乏資財則當調贍之以不調餼為遺忘也。知士為
未介者以為資財則當調贍之。以不調餼為遺忘也。知士為
士為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為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
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
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因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
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
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縣蠻黃鳥止於丘阿。蠻小鳥
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阿人止於仁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託
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
也。與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
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道之二云遠我勞如何飲之
而依屬焉。處昌慮反。道之二云遠我勞如何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

之仁者至於為未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
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
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疏。縣蠻至載之。
車也。罷音皮。下同。倅七對反。副車。疏。縣蠻至載之。
然而小者是黃鳥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阿安靜
之處者。而自託息焉。以與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止亦
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擇大臣之仁
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為未介從而行道。其道路之上
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
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後
之倅。車謂之使。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為
遺忘已。而不肯飲食。教載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為
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縣蠻小貌。釋丘云。非人為之。丘
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釋地云。大陵曰阿。則
丘之與阿。非二物矣。而丘阿為曲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
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
也。此為大臣無仁心。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于仁。箋
止謂至屬焉。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人止于仁。箋
託也。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注
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刺大臣不

詩疏十五之三

二

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
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
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
以已情擇而依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
已本親之冀其恤已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已雖擇之
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箋在國至倅車。正義曰此微臣
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為介從也聘問
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
或使主所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載之四者語便之當故隨文為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
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
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
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士無倅車故
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
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
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
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
以倅之。縣蠻黃鳥止于丘隅。箋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

畏不能趨

箋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憚徒旦反下同難乃

且反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

箋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

不能極

箋云極至也。極如字。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

車謂之載之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

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

焉

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瓠戶故反牢老刀反雍於

恭反字又作饗餼。疏曰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許氣反腥音星。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

也以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蒞羞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駁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蒞羞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箋云牛羊豕豕至賓客。正義曰考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饗皆掌芻之事享人掌外內饗之饗享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饗既為熟則餼非熟矣饗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謂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饗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醒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既有饗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養相對故餼為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足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養相對故為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為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貌庶人之菜也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幡字煩反亨音庚。疏。幡幡至嘗之。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我君子令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煮之釀以為飲酒之菹也庶人農功畢以相親愛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亭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傳幡幡至之菜。正義曰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即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為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箋亨熟至講習。正義曰序云不以微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知為菹者以禮飲酒有菹醢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亭庶人之菜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為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為酒漿以合會朋友習禮事講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為之以三時務

農將闕於禮故為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為朋友而曠先
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
亨瓠菜而飲之酒為朋友所飲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
親故也以此嘗之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
客故也以此嘗之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
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
前又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人者即家
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
直有蒞賓客亦有蒞又有兔為之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為大
禮雖有牲殺尚有蒞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蒞故云加之也引
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也所會
朋友必為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為習禮
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也
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
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
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將
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土禮立賓主為酌名也兔他故反下
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作魚白交反

燔音煩近附近
之近下遐嫁反
疏有兔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
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為飲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
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
今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
傳毛曰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爛去
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菹以苴之故去毛
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
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為此
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臣有
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
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言表兔
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毛炮之
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上燔燒
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箋
斯白至酌名。正義曰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
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
當作鮮以鮮明是潔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斯者齊魯之間
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
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畜獸

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
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
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者因此酒羞並有
言先後之宜且辨經雖先為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
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
微薄廢禮故先進酒蓋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
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
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言者以
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
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為禮以行獻酢之名也酌不
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
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
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執鴛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

主人也凡治魚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之。炙音隻醢才洛反炕苦浪反何沈又苦郎反。疏傳
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
。箋報者至燔之。正義曰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

卒當洗而酌與主人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
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
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鬻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
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炙之若今燒乾脾也柔謂殺已多日而
未乾也。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疇之
疇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
今俗之勸酒。疇市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復扶又反
俗之一本。疏傳疇道飲。正義曰以疇者欲以疇賓而先
作俗人。自飲以導之此舉疇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
賓乃謂之疇也。箋主人至勸酒。正義曰傳以疇為導飲
嫌其謂主人自飲為疇故辨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
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疇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
自飲而後勸人故云疇之箋皆準鄉飲酒燕禮而為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
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舒舒鳩舒鄧庸之屬役謂士卒也。漸漸士銜反沈時銜
反亦作慚慚下同翟徒歷反本或作狄叛音畔將率上子亮
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於外一本作役人
从病人衍字鄧音了本又作參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
疏者下國所作以刺幽王也。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
叛之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役人
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石詩以刺之下
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為上故稱下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
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
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
之也。定木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
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
之言為六句之搃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
有東征之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
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
是也。以詩言命將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
至與叛之則明由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

旅竄起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
箋荆謂至士卒。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
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荆。春秋公羊穀梁
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
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
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
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
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鄧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
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漸漸之石維其
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山石
喻戎狄眾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
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勞如字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
病必不能正荆。疏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
舒使之朝於王。疏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
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
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

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國之國
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朝矣。鄭以漸為漸然
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鄭以漸為漸然
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然而長遠維
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
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傳漸山
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為山石之狀。又言維其
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上句
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事鄭以勞為遠言廣闊之意
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為遠言廣闊之意
征戎狄成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
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
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為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為說傳意或
當然也下篇若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
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
伐戎狄傳又摠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為毛說
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
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箋山石至卒服。正義曰以漸
漸高不可上故喻戎狄疆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
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

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
故以喻其衆彊也維其高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
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
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
言不能正之也廣闊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遠而作勞字者
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
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遠也毛并注
四句則是以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
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
山川悠遠是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
之端者以序云戎狄叛之地為下事發端也不并四句為下事
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將率東征故知武人
滂沱俱是永事明其共為一喻故皆以序云將率東征故知武
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將率東征故知武人東征不皇朝
皇王釋言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序云將率東征故知武人東
將之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辭序云將率東征故知武人東
役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辭序云將率東征故知武人東
征役者言皆勞病東征使朝於王。辭序云將率東征故知武人東
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為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

詩流十五之三

為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
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
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為怨漸漸之石維其卒
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為長矣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卒竟沒也箋云卒者崔嵬
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
關之處何時其可盡服。卒毛子郵反鄭在律
反崔罪回反嵬五回反本作危處昌慮反下同

不皇出矣
箋云不能正之令
疏時遠征戎狄戎役罷勞
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我登之維其終竟言
當偏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
歷何時其可盡徧矣由行不可徧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
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
出而相與為禮也。鄭以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
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與戎狄眾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
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其處廣闊何
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
於王矣。傳卒竟沒盡。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
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

同故沒為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
其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箋卒者至
盡服。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為
萃釋山云萃者屨屨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箋云萃者崔
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
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
取於此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
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
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九蹠
疾者今離其繪牧之處與眾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
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
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蹄音的都歷反烝之丞反將
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本又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豕所
文皆作豕古哀反躁子到反離力智反繪在陵反爾雅豕所
寢曰繪方言作檜從木音同連音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連一本作爛力安反悍下旦反。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箋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言
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
王甚也。滂音郎反沱徒何反注同

武人東征不皇
直角反又音畫本又作濁見賢遍反

他矣

箋云不能正之令其守

疏

有豕至他矣。毛以為

苦而有豕豬之白蹄進而涉入水之波鏈之處矣是在地為
將雨之徵也又直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
以此徵候不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
以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
不得相朝為禮也○鄭以為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故
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荆舒之人似豕其君猶白蹄
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者領其眾豕離其糴牧之處涉入於
水波漣矣以與荆舒之君率其眾豕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
亡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
沱矣羣家既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王
又為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彌疆梁而難服
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干犯王命是為他事
言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干犯王命是為他事
釋獸文釋詰云豕進也言進涉是訓豕為水波○正義曰豕豬
離於畢為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
涉波水矣并以二經為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箋云
眾至於豕○正義曰豕眾釋詰文豕之性能水言其自好涉

波非雨微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
云四蹄皆白豕孫炎曰蹄蹄也傳已訓蹄為蹄故箋即以蹄
言之經直云白豕蹄不云豕則豕蹄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
者以爾雅主為釋詩中言豕白蹄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
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為駭是躁疾
於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九躁疾者也駭與豕字異義同釋
獸於豕之下所寢櫓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櫓某氏曰臨淮
之謂野豬所寢為櫓李巡曰豕所寢處名櫓櫓是所居之處牧
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櫓牧之處與眾豕涉入水之波漣矣
繪與櫓音義亦同荆舒之人勇悍捷敏者謂上俗民人勇而
剽悍其舉動便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禁制也其君猶
白蹄之豕言其民猶眾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
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于上下相敬是禮義也叛
違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喻立文猶隱此云有豕正
之故賤之也方於豕以其餘與喻立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
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賤之意○傳月離至則雨○正
義曰以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
畢即言俾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
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

詩流十五之三

十

本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
煥申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巳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
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兩日陽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
時雨若又時陽若皆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哲
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木又由言也為金皆由視也
為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為貌屬木
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為
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為雨也陽金氣
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陽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
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以
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如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
庶徵寒燠即晦明也加之陰則為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
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達服虔因此及春秋
緯之文即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
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為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箋
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為喻言豕性本自能
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
好叛加以王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
唯此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後荆舒背
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為不善然後荆舒背

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之萌牙漸而
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
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
言雨足矣何須言使也○箋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
職分之外橫為餘事棄其所守干犯王命是為他矣故
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即干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茗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

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
亡○茗音條徐音韶草名華音花距音巨難乃且反下之難
同近附疏茗之華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言西戎
近之近疏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西
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
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即序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

鍾卒章下二句是也。閱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卽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引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也。傷師旅。故言因以饑饉於下。明其禍是。可傷。各自爲義。次也。師旅。故言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使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故言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縱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若之華。芸其黃矣。與也。若。陵。若也。將落。則黃。箋云。陵。若之華。紫赤而繁。與者。陵。若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爲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心之憂矣。維。

其傷矣

箋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疏

若之華。至傷矣。正義曰。陵。若。之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

其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與周室之諸夏。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若。幹。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爲。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傳。若。陵。至。則。黃。正。義。曰。釋。華。云。若。陵。若。黃。華。華。白。華。舍。人。曰。若。陵。若。也。黃。華。名。藜。白。華。名。芨。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藜。一。名。華。若。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卽。黑。如。釋。草。之。文。則。若。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若。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箋。陵。若。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若。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卽。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華。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會。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爲。諸。華。也。謂。之。夏。

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
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蒼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
則京師**蒼之華其葉青青**華落葉青然箋云京師
孤弱也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
也。青青子零反注同部章亮反見賢遍反下同。知我
如此不如無生箋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如此則已
閱之。疏蒼之至無生。毛以為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已
甚。獨在耳以與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
耳是戎夷之疆侵敗諸夏藩衛既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
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
己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為異言陵若
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與周室之外
諸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殞猶諸
葉青青。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
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然則毛意以華
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

臣當出天下諸侯眾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
上章為諸侯未敗此為已敗下所以言亡為事之漸也宣王
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疆盛則
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
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
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箋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
言蒼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葉京師故言京師
以諸夏為郭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
傳者以經仍云蒼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
為皆亡不可以落喻故為衰耳。箋我我至之甚。正義曰
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為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已所為
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為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
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為之。詳羊墳首三星在雷。詳羊
恨故知已自傷逢今世也。詳羊墳首三星在雷。詳羊
也墳大也雷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詳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
星在雷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
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
其去須臾也。詳子桑反墳扶云反雷音柳本又作雷牝頻
恐反笱音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
復扶又反。寺疏十五之三

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疏。群羊至以飽無可以飽之者。鮮息淺反治直東反。○疏。毛以為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群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夫與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罟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之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放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宴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傳群羊至可久。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羴牝羴故知群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筍之間蹙見心星之光曜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箋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閔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箋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恆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召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音背○背疏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

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

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

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兇及狐止有獸何草不黃何日不

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何草不黃何日不

行箋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

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

常行勞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疏何草至

苦之甚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不從役疏四方。

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

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去草生至於草黃於

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

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之以

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箋用兵至之甚

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
生死之期行者親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
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
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
不息是其所以恐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
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言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
下云何人不將為人將則率是士卒也
也下句既為士卒知此為將率也
何草不立何人不
矜 箋云立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立於此時
矜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
矜。矜古頑反注同
孽魚列反復扶又反
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疏何草至匪民
則草立至於黃黃至於立此豈非民乎
草黃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立言孽草
將生而皆立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為矜耳言皆矜也久
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
之夫豈獨為非民乎若亦是民當休息何為使之從役久而
不得歸也。箋云赤至之矜。正義曰鄭於冬官鐘氏注差
約之云玄色在緹縹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

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玄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縹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
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立也釋天云九月為
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立與此始春之言不
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盡陰
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
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王制文彼言老宜為六十之外禮六
十不與服戎自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
與無妻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
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箋云古者至民乎。正義曰隱
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
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立至於黃黃
又至於立暮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厚之也
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 兕虎野獸也曠空也箋云兕
虎比戰士也。兕徐履反
哀我征夫
朝夕不暇疏 野獸可常在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
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
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傳兕虎
野獸。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
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鎧釋

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是也。箋兕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有芄者狐**
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草止故以此棧車輦者。芄薄紅反沈。疏。有芄至周道。又扶東反棧士板反輦者一本作輦車。然面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我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傳芄小至役車。正義曰以芄是狐之狀非大獸故言芄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棧車役車。○箋狐草至輦者。○正義曰以上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為蕃營是行止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輦者。○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般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榘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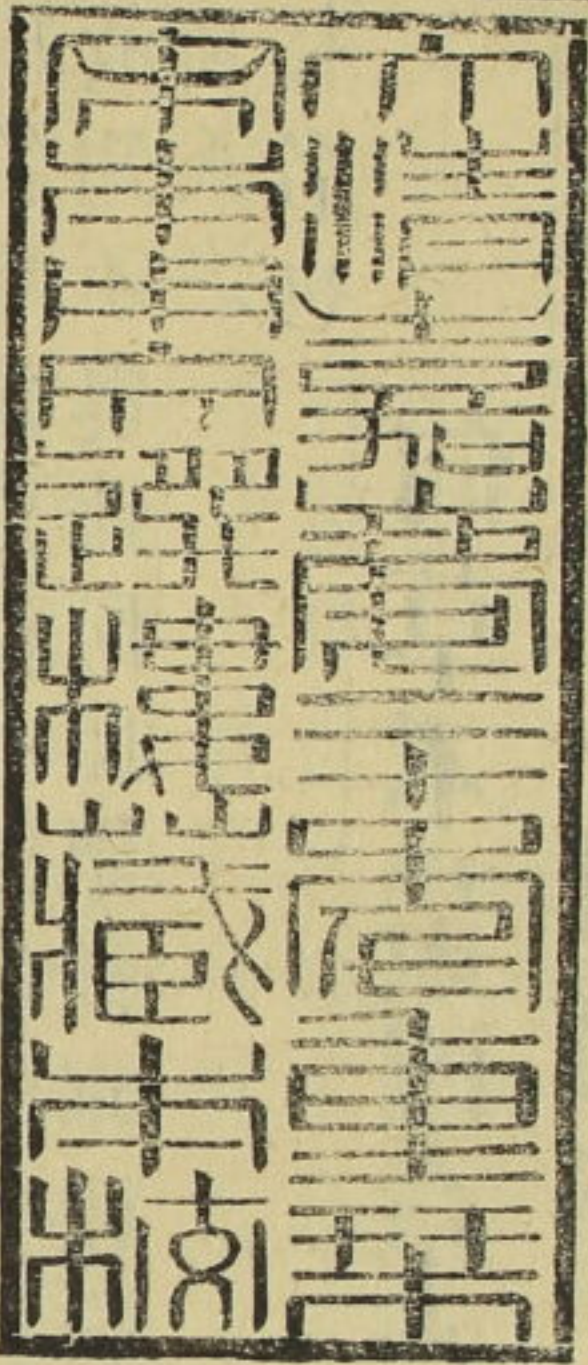
輦般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春官中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為名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棧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黃中栻栒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五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繇蠻

止於丘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於作于案于字是也下二章皆作于可證此因傳作於而改經也靜女著權輿經皆有於字者用字不畫一之例

○瓠葉

掌外內饗之饗亨煮肉之名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外內饗是黃三字是也

故熟曰饗既為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饗下當脫一饗字是也

飲食而曰嘗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食作酒考文古本同案酒字是也正義可證

而亨庶人之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菜形近之譌

故去毛炮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去作云案所改是也

臣有災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臣當作且形近之譌

猶今俗之勸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

今俗人勸酒者是其本作人字考文古本俗下有人字采正義釋文而誤合之也

其賓飲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賓當實字誤

○漸漸之石

役久病於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在案釋文云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正義本有正義云定本集注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考文一本作役人人病於外更誤

皇王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王作正考文古本同案正字是也正義云皇王釋言文亦正字之誤

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病字當衍也因衍此而

下有脫故剝添之餘亦多此類

不皇出矣

唐石經以下同考文古本皇作遑案鄭訓皇為正則經字自作皇王肅以不暇說不皇亦是就皇字而異其義耳不知者乃改經為遑誤之甚者也

戍役罷勞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戍作戎案戎字是也

不暇出而相與為禮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也作矣案所改是也

將久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考正義但云將雨不云久雨是其本作天將雨與一本同也

四蹄皆白曰駭

按釋文作駭正義則作孩二家之本不同分按其書可了然矣正義以駭說孩文理甚明

今離其繪牧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繪下云爾雅

雅作檜云繪與檜音義同是鄭箋無從本之本也說文木部無檜字爾雅釋文云舊本多作繪帛字是鄭讀爾雅自從系後乃依方言改從木耳考文古本作檜采釋文正義中之字而未之考也

則白孩亦不知幾蹄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

白躡名之為駭

閩本明監本毛本駭誤孩。按此作孩不誤觀上文引釋獸四躡皆白孩下文駭與孩字異義同可見

某氏曰臨淮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之作人是也

然從天為大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從當後字誤是也

○茗之華

下篇序曰西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四誤西是也

則茗幹特立矣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初刻幹後改榦下同案所改非也幹即正義今字

以諸夏為障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郭章亮反正義中字同考此字當用部見五經文字

三星在罍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雷誤字耳考文古本采之非也

○何草不黃

言萬民無不從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不矜上以數起作音云所角反當在此上各本注皆

無之未知其本何屬也於正義無文當是其本無此不與釋文同矣

始春之時草牙孽者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孽作孽明監本同毛本牙誤芽正義中字同案

釋文云牙孽魚列反孽即孽字耳

九月萬物草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草疑畢字誤是也

故以比棧車輦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輦者一本作輦車以正義考之其本作者者字是

也一本誤考文古本采而倒之一本采之而去棧車二字皆非也

與其輦輦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并鼎云上輦當輦字音九玉反是也

一裡一鋤

闕本明監本毛本裡誤種

巾之言服車五乘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并鼎云之當作車是也



